

2019 秋冬卷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声音

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

对话

战争视野与沈从文的
理性精神问题

谈艺录

“无地王”约翰：
一个并非不想成就伟业的倒霉国王

著述

秘一逻辑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
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

书评与回应

舞蹈作为方法

历史情结与认同意识

重释中国舞

舞越学界

评论

现代战争经验与中国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 2019 秋冬卷/陈思和,王德威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4
ISBN 978-7-309-15422-1

I. ①文…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33928 号

文学. 2019 秋冬卷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责任编辑/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36 千
202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5422-1/I · 1257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声音

- 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 · 主持 / 何 平 金 理 ……3
- 国际图书市场如何选择年轻作家 文 / 彭 伦 ……5
- “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与一种写作新趋向 文 / 黄昱宁 ……9
- 写作的杂糅和无界化 文 / 黄 蓑 ……14
- 从 BOOM 到 PAF
- 拉美文学语境中的“青年写作”及其他 文 / 范 晔 ……19
- 日本的文学奖和六位作家 文 / 默 音 ……25
- 不惧微芥,神矣圣矣 文 / 朱 婧 ……29
- “世界文学”时代的写作 文 / 胡 桑 ……33
- 作为形容词的“世界”和“青年” 文 / 张定浩 ……40

评论

- 现代战争经验与中国文学 · 主持 / 康 凌 黄丁如 ……45
- 战时双城记:二战启幕前的武汉、马德里与文学“国际主义” 文 / 曲 楠 ……47
- 丘东平突围:战士身体、油印技术与生态视野 文 / 黄丁如 ……69
- 武器与幽灵:当代科幻小说的历史经验与想象 文 / 周迪灏 ……86

对话

战争视野与沈从文的理性精神问题 对话 / 吴晓东 唐 伟 ……105

谈艺录

“傅译莎”推荐语 文 / 韩 秀 ……119

“无地王”约翰：一个并非不想成就伟业的倒霉国王 文 / 傅光明 ……126

著述

秘一逻辑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
——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 文 / 陈中梅 ……177

书评与回应

舞蹈作为方法：评《革命的身体：中国舞与社会主义遗产》 文 / 郝宇聰 ……253

历史情结与认同意识：评《革命的身体：中国舞与社会主义遗产》 文 / 刘 柳
……261

重释中国舞：评《革命的身体：中国舞与社会主义遗产》 文 / 黎韵孜 ……276

舞越学界：对三篇书评的回应 文 / 魏美玲(Emily Wilcox) ……280

文学研究的美术视野与对话：评《审美的他者：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
文 / 龙其林 ……287

作者简介 ……294



声音

· 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 ·

国际图书市场如何选择年轻作家

“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与一种写作新趋向

写作的杂糅和无界化

从 BOOM 到 PAF

——拉美文学语境中的“青年写作”及其他

日本的文学奖和六位作家

不惧微芥，神矣圣矣

“世界文学”时代的写作

作为形容词的“世界”和“青年”

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

■ 主持 / 何 平 金 理

【主持人语】

2017年由南京师范大学何平和复旦大学金理共同发起“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工作坊以“青年性、跨越边境和拓殖可能性”为主旨，邀请境内外的青年作家、诗人、艺术家、翻译家、出版人和艺术策展人等，与沪宁两地的青年批评家共同就前沿性文学艺术话题进行交流。2017年10月14日第一期工作坊以“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为题在复旦大学举行。2018年10月26—27日第二期工作坊以“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为题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2019年7月6日，第三期工作坊主题为“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

如果没有世界文学维度，无论是作家的写作实践，还是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基本都是没法展开的。就好比，人必须借助多面镜子、多重视野才能认清楚自己。我们不妨以世界文学作借镜，与当下中国的青年写作对照，从出版、阅读、创作、文学生态等角度，来进行比较，为国内的青年写作提供借鉴。工作坊的成果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选取几位师友的完整发言，作为专辑刊发。这组发言中，彭伦依据其版权输出的实践经验，谈国际图书市场如何选择年轻作家，尤其提到了我们的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短板，如不注重营建信息发布通道等。黄显宁从资深出版人和读者的角度，谈一种并不居于文学主流却代表新鲜可能性的创作潮流。接下来出场的黄荭、范晔与默音，皆一身而兼译者、研究者与作家

多重身份,鸟瞰法国、拉美和日本文坛。最后,朱婧、胡桑与张定浩则从创作和评论的角度进行回应。

这组文章在速记稿基础上整理,经作者审订,行文中保留了口语痕迹。

国际图书市场如何选择年轻作家

■ 文 / 彭 伦

原先我一直是从从事外国文学的引进、出版,从去年开始,我开始做一些中国作家的书,代理他们的翻译版权,把他们的版权输出到外国市场,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刚才金理说到双雪涛,情况是这样的:我读原创小说不太多,恰巧读过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这个故事我蛮喜欢的,就跟他签了代理协议,开始代理他的书。实际上这个工作做得挺艰难的。翻译当然很重要,还要接触出版人。我们中国作家要在外国产生影响要经过很多步骤,首先要跟出版社编辑接触,找什么样的编辑,以及找谁来翻译,其实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并不是你觉得这个作家能够被外国接受,就能发生;即便翻译了,出版以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没办法预设的,所以这这也是一个探索。我觉得这个探索过程还是挺吸引我的,虽然这工作从商业角度来说很难给我带来回报,甚至我还倒贴。我跟国外出版社接触,他们真的感兴趣,必然会问我索要英文样张,要英文样张就必然要找个翻译,所以我就有点孤苦伶仃的感觉。好几个人听说我在代理双雪涛版权,就主动找到我,想翻译双雪涛。一个是哈佛大学博士生;一个是在美国读博士的中国女孩;还有一个是职业翻译家——一个新加坡人程异 Jeremy Tiang,可能不少作家跟他都认识,他本身是一个英文小说家,也翻译了很多作品,他非常喜欢双雪涛;还有一个译者在纽约读创意写作硕士,叫钟娜,她在《纽约客》杂志社实习,她跟杂志编辑说很喜欢一个中国作家小说,要翻译,后来她就翻译了双雪涛的一个短篇,恰巧 Jeremy 也翻译了同一个

短篇。当时几个译者就形成竞争一样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作家的文本获得比较多的人认可,我就觉得有一个机会在里面,所以我请 Jeremy 翻译了《平原上的摩西》,花了 4 500 美元。最终把中篇小说翻译出来发给出版社,然而也没有人真的有反应。最后我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通过国外代理人,他们认识西方出版社比我认识的更多,覆盖面更广。所以我找了代理人,这个代理人跟我关系本身也非常好,他是麦克尤恩经纪公司国际版权总监。我请他仔细地看小说,他果然看了,而且非常喜欢,说《平原上的摩西》是他读过的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当然这个喜欢能不能最终落实到出版上,我觉得现在比较难说,只能看一看。还有一个问题是,双雪涛这篇只是一个中篇小说,三万多字,从出版来讲太单薄,出版短篇小说集,对外国来讲是比较难处理的。我印了 20 本英译本《平原上的摩西》送给很多编辑看,也没有人给我回复。我觉得最终结果会怎么样,还挺难说的。虽然我个人对双雪涛最终会在欧美出版还是比较乐观,究竟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还不好说。

这中间还有很多偶然因素,就以我现在做的还比较顺利的《繁花》来说。去年跟金宇澄老师商谈了以后,就代表他向外推《繁花》,也是花了半年时间才开始有点起色,到现在美国版、日文版、法文版、意大利版、西班牙版,所谓主流国家的版本都输出了,整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即便选择了在他们国家非常有名、非常主流的出版社,小说真的出版以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无法预料,也许会失败。对我来说,至少我自己读了以后,我比较喜欢这部作品;那么换位思考,我会想象外国的出版社会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呢?故事性要比较强。然而《繁花》是一个例外,故事性不强,语言很难翻译。基于文字上的特色,编辑没有办法去阅读;即便被翻译过来,金宇澄的沪语在翻译过程中也就完全消失了,即便是再好的译者,如果翻译成英文,翻译成法文,他可能也就只能把金宇澄沪语背后的潜台词翻译出来。比如他说一句“不响”,只能直译出“不响”,沪语“不响”微妙的意思,翻译成外语以后,读者能不能理解。那么为什么外国出版社想要签《繁花》的版权,是因为王家卫的电影。我想如果没有王家卫的电影,现在做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王家卫在欧美影响力是如此之大,现在签版权的这些编辑也明确跟我说,我是王家卫的粉丝,而且是铁粉,而且出版社也是王家卫的粉丝……因为他们有电影的期待,所以才决定要出《繁花》。这个过程有点像化学反应,有很多偶然因素。对我来说,我能做的,首先是把我喜欢的作品——比如小白的《封锁》——现在有英文版、瑞典文版——尽我所能,用外国出版社能够理解的方式,引发他们的兴趣,然后找人看。因为编辑不会读中文,他会找人看,看了以后可能会有进一步思考。在他们决

定之前,我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话剧、电影改编等。最终会产生什么的影响不好说。小白《租界》也出了国外好多版本,对国外出版社来讲,出版是完成了,但能够产生多少影响就很难说了。

回到刚才说的,今天的图书市场怎么选择年轻作家,推出什么样的年轻作家?这十多年出了不少年轻作家,包括邓索恩,也是我在九久读书人出的。他到中国来做活动,是我把他弄过来的,还搞了许多乌龙,他当时没申请中国签证,他认为到中国不需要签证,所以当时错过了本已安排好的上海书展和到北京的行程。后来他参加上海写作计划,待了两个月,那个时间比较长,可以跟上海作家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选择作家好像挺神秘,其实也不神秘。从出版的角度,我们从事的工作就是信息的搜集和过滤的过程。整个国际出版界有个非常立体的分享网络,比如美国有个新的作家,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一篇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很受欢迎,那么这个信息就非常容易在国际出版网络里传播,尤其是好几家美国出版社会争夺版权。而当版权费非常高的时候,肯定世界各国出版社都纷纷去打听、去了解、去阅读,甚至是在还没有读书稿的情况下就去买版权。我个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自己并没有看过作品,但基于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国外代理商,从外国出版社的推荐,还有从书探的报告。国际出版界有个比较特殊的工种就是书探,书探的工作,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书探,世界各国的出版社对中国市场比较感兴趣,想多出版中国的书,而又不掌握中文,那么如果我在中国是职业书探,他就会找我,“你能不能定期给我提供关于中国图书市场的情报”,比如最近出版了哪个值得关注的中国作家,比如说双雪涛出了什么新的书……他如果想要出版中国作家的书,看了我提供的情报以后,真的感兴趣,可能会让我写一篇报告。书探就是提供情报服务,而且这个情报工作是提供给独家,比如美国我就只在美国这个市场找一家出版社合作服务。同样,中国民营出版公司使用外国书探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基本上我们知道的新经典、九久读书人、读客这些公司全部使用书探,这样就可以掌握先机,可以比别人更早知道外国市场有那些值得关注的地方,而且在没有读作品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一些外国书探提供的审读报告,基于这些情报就可以迅速地作判断。我在九久读书人期间,公司就有几个外国的同事,他们会提供相关的情报。

所以说,我们是怎样发现这些外国年轻作家的?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渠道,并不是我会主动去找。因为这个“找”,大海茫茫,一个国家有那么多作家,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着手,然而确实有一些“抓手”在里面。比如说美国市场上,有哪些冒出来的作家,外国各出版社会很快知道。中国一直在说“走出去”,比较欠缺的

是信息发布通道。刚才何平老师提到青年作家调查^①,这个调查非常有意思,一百多个青年作家列出一份对他们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名单,这个名单可以发到 Facebook,那么外国出版社都会知道,这个信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好玩的信息,他们也想知道这样的信息。现在从事中国作家输出工作的人很少,只有像谭光磊这样的专业版权代理人在做。国内很多作家输出工作,浪费钱,甚至帮倒忙,把整个市场给破坏了。现在我们国家有大量针对版权输出的资金,很多出版社一拥而上,虽然有的做得很不错,但也有工作方向有点走歪了的。有人到处找外国出版社,说我们有资助经费,但对外国认真严肃的出版社来说,他们考虑的是文本质量以及商业上的潜力,而并不是你给我好多钱,我就给你出这个书。如果作家作品不出色,很难吸引优秀的编辑和出版方的认真考虑。

① 《中华文学选刊》曾策划“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向当前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 35 岁以下青年作家(1985 年及以后出生)发去调查问卷,提出 10 组问题,共有 117 位作家参与了本次调查,主要内容刊发于《中华文学选刊》2019 年第 5、6 期。——编者注

“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与一种写作新趋向

■ 文 / 黄昱宁

从我的工作出发来谈吧。刚才听到一句“至暗时刻”，这个行业其实也没有那么绝望。我也知道编辑确实在挺分裂的，但我做了二十多年，除了面对困境，也得到不少真正的乐趣，也有一些我真心喜欢、强烈关注的作家和作品。今天是讲相对年轻一点的作家，我觉得国外对作家成熟的周期，不像国内那样着急，“新概念”结束了就必须出好多的书。国外给作者的成长空间，以及整个文学生态的多样性，都是比较好的。正好去年嘉宁邀请我写一篇《歇斯底里简史》，题目很大，我看了好多书，把思路全部梳理一番，那篇文章我今天带来了，想挑一些说几句，再加上一些新的话题。

我自己的阅读趋向，以及我平时喜欢关注的东西，有一点也许和别人不同。我觉得，当代写作班式的审美，尤其对短篇小说的审美，是有些共同点的。虽然刚才方铁讲到，很多现实题材被大量书写，但被主流文坛一直视为高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偏向于那种极简的、冲淡的、反戏剧的，契诃夫、门罗式的那种高级感的东西。我不是说那样的不好，但丰富的文坛应该是反同质化的，所以我特意关注了一些和上述这些特点完全不同的。

比如我近十几年里最喜欢的一本美国小说是尤金尼德斯的《中性》，这本书我们最近也会出新版。我觉得，它可以被视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个系列里涌现的最成熟的作品。歇斯底里现实主义，首先这个是詹姆斯·伍德贴的一个标签，其实是被他批评的，后来大家根据他梳理出的共同特征去找一些作品，有一些也成为在

国外非常受欢迎、堪称经典的作品,《中性》就得到了普利策奖。这类作品文本涉及的面向大大拓宽以往读者对文学的认知,对于各种新技术、新现象、新知识,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这类作家其实很敏锐,我意思是说中国很多年轻小说想要处理现实题材,可是怎么处理,这本书就可以提供很好的答案。这个是用了一年九个月时间写成的一本书,容量很大,具体的我没法展开,大家最好去看书。

我觉得詹姆斯·伍德很有意思,他当初批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但对于《中性》这本书,看完以后他是这么说的,“看上去它似乎是企图囊括 20 世纪所有新闻事件的记者式野心的牺牲品”,但是等他看完以后他觉得,“这当然是小说,而不是报纸,它时常让人觉得这是一部动人的、好笑的,同时又深具人性的作品”。我觉得这个讲的是恰如其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代表着“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在作者立场与读者立场之间所能找到的最佳位置——那个经过精确计算的平衡点。如果要文本阐释,它有好多东西可以阐释,包括它对于“对称”有一种特别的执迷。书名《中性》(*Middlesex*),实际上是底特律的一条街,音译是米德尔塞克斯,如果要把它的意思翻出来,那就有点符号学的感觉了,就是“中性”的意思。《中性》讲的是两性人的事情,所以牵扯到大量科学知识,所以评论说它有一半是达尔文的,有一半是荷马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虽然有知识门槛,有这么多可供阐释的东西,读完一本书你可以接收到很多信息,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细节又是极其动人的。小说里面牵扯到这个人的身份认同,怎么从一个女性变成一个男性,有一段高难度的性描写,生理上的撕裂与心理上的觉醒彼此交缠,读的时候真是觉得叹为观止。如果对创作有野心,想要关注一下世界上最好的叙事技术,在处理一个宏大的现实题材时,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那么我非常推荐这本书。

另外我想说一本不是我们社出的,但我也挺喜欢的,就是《七杀简史》,得过布克奖的作品。前两年译林出版社出过胡诺特·迪亚斯《奥斯卡·王尔德短暂而奇妙的一生》,我觉得《七杀简史》好像是《奥斯卡》膨胀升级版,同时有很多奥斯卡在一起歌唱。你常常能看到那种很昆汀的段落,小说里的黑帮小混混,在说出一大堆脏话之后,突然间冒出一句史诗性的句子,比如“我想去录音室录歌,我想唱热门金曲,乘着那节奏逃脱贫民窟,但哥本哈根城和八条巷都太大了,每次你走到边界,边界就会像影子似的跑到你前面去,直到整个世界变成贫民窟,而你只能等着”。而且你看这本书有一点门槛,你必须对西方音乐,尤其对雷鬼乐有一个基本认知,你应该有这个节奏感。所以这类小说其实都有蛮多门槛的。有些古典的知识被大家反复强化以后,成为一个常识。但像《七杀简史》这样的小说,密度比较大,跟现实靠得非常近,但是我觉得处理得又很有艺术感。

还有一个本是我们社出的,汤姆·麦卡锡的《撒丁岛》,很短,可以证明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并不一定是大部头,很短的东西也可以非常歇斯底里。麦卡锡也是脾气很怪的人,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小说家,也可以把他当成现代装置的艺术家。有一次我想邀请他,他回答说“如果上海双年展有兴趣让我做个艺术品,我倒是愿意的,上海书展就算了”。某种程度上,他是把小说当作艺术装置来做的。因为他的切入点是那么的不同,所以哪怕是简单的堵车场面,都被他写得非常特别,所以看这样的小说是很刺激的,很有新鲜感,跟我们想象中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很不一样。其实他也写日常生活,写办公室政治,但被他处理之后就呈现出完全的陌生感。与阅读其他小说最大的区别是,你必须先跨过麦卡锡设置的知识门槛,不被列维·斯特劳斯或者德勒兹的名字吓退,你还得先摒弃伍德式的对“知识炫富”的偏见。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看《撒丁岛》,你会觉得,麦卡锡这种不顾一切搭建新装置的企图,至少能帮助你在看待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时,获得一个崭新的、才华横溢的视角。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很有创作野心的,希望有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多看一看这些,而不是一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还有被詹姆斯·伍德一直看不顺眼的扎迪·史密斯,她最近出过一本《摇摆时光》,我也觉得很好。它的题材很像《我的天才女友》,也是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人间的友谊,你说塑料花姐妹情也行,但她的文本中包含的信息量要大很多。《我的天才女友》还是相对传统的写法,只要你有耐心追完四大本故事就行,但扎迪·史密斯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扎迪·史密斯跟我是同一年生,1975年,有好多地方很有共鸣。因为信息量很大,所以如果你对当地知识不是太了解,很多地方会发愣。而且小说中的时空在不停地跳跃。所以扎迪·史密斯在中国的市场不太好,也完全在意料当中。但是广大读者可以不读扎迪·史密斯,但我还是建议写作者能读一读。她的文本对写作者还是很有刺激的,《摇摆时光》在我看来就是全球化一代的心灵史,全球化一代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怎样被固化的,又是怎样幻灭的。如果这样比较起来,《我的天才女友》就是通俗小说,而扎迪·史密斯的文本是有难度的纯文学作品。

最近跟彭伦一起合作,一直在推的小说是萨利·鲁尼《聊天记录》,“爱尔兰90后”,这个标签还是很准确的,因为她确实是“90后”,而且她在我们视野里是货真价实在欧美主流文坛引起强烈关注的——应该说是 在一定意义上引起轰动的作家。她的第二部长篇就得了科斯塔文学奖,上升的速度很惊人。我看下来,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跟中国文坛一样,世界文坛对于纯文学如何与互联网时代对话,也是很焦虑的。就像前两年已经去世的菲利普·罗斯就在哀叹,大大小小屏

幕肯定会把我们这些人赶跑,我们文本是没有活路。前一阵子看库切和奥斯特的通信集,对这个问题讨论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库切老一点,库切还是想要固守以前的那个,奥斯特就劝他要想开一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们差的岁数不算很多,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全世界都很焦虑,都在寻找年轻的声音,他们不光在寻找“90后”“80后”,而且希望这样的声音并不仅是和原先的纯文学形成断裂,他们希望是一种继承关系。我觉得他们隐含的那个愿望,就是说不希望“我们”被“你们”赶走,不希望文本被屏幕彻底替代。我希望你既能够反映现在这个时代,但又又在某种程度上继承纯文学的这一脉。所以萨利·鲁尼的走红,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在寻找这样一个声音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人。

我看下来她有几个特点:首先她的文字确实比较清澈、比较锐利、比较准确,她与网络时代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理上的贴合,那是一种特别自然的呼吸在其中的感觉,而不是刻意揣摩那种“网感”。《纽约客》杂志给她写的评论里面提到了一点,小说里的年轻人会说,我现在去“读”互联网。她用的是 read,不是用看,或者是冲浪,那种时髦的词,如果换了一个“70后”“80后”的作家,或者再老一点,他会刻意揣摩他们的网络用词,他会学着晚辈说话,类似于我要到网上去爽一爽。但是鲁尼笔下的人物,就一本正经地宣称要去“读”互联网,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反映她整个文本特点,她在里面的大量叙述,是那种只有你生在这个时代,你睁开眼见到的都是互联网,才会有的一种直觉的反应,是一种生理性的反应。

第二,《纽约客》还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那个句子真是写得非常好。“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书信体时代,尽管没有人全面认可这个判断,我们的电话凭着对电话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让文本变得无处不在。”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把电话原来打电话功能消解了,我们确实不太用电话打电话,我们用电话来编织文字,所以说我们居然又回到了文本无处不在的时代。有趣的地方在于,这篇书评说回到伟大的书信体时代,这其实是针对小说发展史说的。在小说发展史上,书信体曾经起到了很大很关键的作用,比如英国那部到现在都没有中文全译本的《克莱丽莎》,大部头,全部由书信体构成。我想这部书也不会再有中译本,因为它确实太长也确实过时了。比较短一点、比较知名的像《危险的关系》,也全部是用书信来呈现的。书信体曾经在小说发展史上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评论家看来,萨利·鲁尼某种程度上反而构成了某种回归。

第三,鲁尼的语言看上去非常时髦,反映了很多当下生活的东西,整个文本有一个特别时髦的外观。但所有的评论家都提到,这部小说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即所谓“戳破消费社会的真相”。小说中的人物对阶层冲突的敏感。让我颇

为惊讶，“80后”“70后”不那么关心、不那么强调的问题，反而被时髦的萨利·鲁尼又捡了回来。阶层冲突，恰恰是十九世纪的小说最为关心的问题。这种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所有的评论都注意到她的十分摩登的文本中包裹的主题实质是十九世纪的。因为对于阶层、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怀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和挑衅，正是十九世纪小说的一大特点。在全球化一代里面，这个是被淡化的东西，到了她这里，对于阶层、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有很强烈的兴趣，文本里时时跳跃着一点挑衅的火花。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主流文坛对鲁尼那样有兴趣，会那么关注她今后的走向。就是看到她既跟这个时代连接，又跟小说发展史脱不开干系——对于文学传统，她是有继承的。